

貞觀政要

第四部叢刊續編

貞觀政要

(92410)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每部四冊實價國幣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上海

雲

河南

五路

印刷所

商務

上海

印書

河南

館路

發行所

商務

上海

印書

及各

館埠

貞觀政要卷第七

崇儒學二十七

論禮樂二十九

崇儒學第二十七

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

儒。令以本官

令。平聲。

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

直。

更。平聲。

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

論。平聲。

商略

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勲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

文學生。

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為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分為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

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



論



十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云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唐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晝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又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即位也。廣招瀛洲之賢。其既即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夫堯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弘文諸儒之所

所講亦嘗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

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干

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去聲。驛傳也。令詣京師。令。平聲。後同。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

眾。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吏職入仕也。國學增築

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

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

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國子。

太宗又數幸國學。

數音朔

令祭酒司業。

凡會同饗醺。必尊長先以酒祭。

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為初獻。司業。其貳職也。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

長。

音掌

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

筵者。

篋。方竹器。所以盛書籍者。

幾至萬人。

幾。平聲。

儒學之興。古昔未

有也。

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博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策。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

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全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

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託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

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為先聖而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為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為萬代之定制。廟祀備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即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以致之。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

苦旦切。皇姓。侃名。明三禮。為散騎侍郎。一作皇甫侃。

非者褚仲都。

明周易。

周熊安生。

字植之。長樂人。為國子博士。

沈重。

字厚。通。

春秋辟書。為五經博士。

陳沈文阿。

字國衛。通三禮。春秋。為五經博士。

周弘正。

字思。

行。晉周觀之後。

張譏。

字直言。武城人。為國子博士。

隋何妥。

字栖鳳。西城人。

為國子祭酒。

劉炫。

字光明。河間人。為太學博士。

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

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

訪其子孫見在者見音錄姓名奏聞二十一年詔曰

左丘明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氏謂孔子所言左丘明在孔子前則左氏傳

非丘明所為亦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為此傳也或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

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太宗詔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為首而真於公穀之列者蓋漢

晉以來相傳誤以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公左氏為左丘明也

羊高公羊姓高名子夏弟子傳春秋穀梁赤穀梁姓赤名子夏弟子傳春秋伏勝濟南

人為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

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高堂生魯人前漢為博士得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儀禮十七篇傳於世

為漢言戴聖前漢為九江太守得禮記三禮宗毛萇趙人為漢

河間獻王博士治詩孔安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為博士至劉

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之後成鄭衆後漢為大杜子春

後漢河帝時為光祿大夫校五經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桓帝時為南盧植字

幹後漢為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後漢為大司農卿著

北中郎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國語乾象曆天

文等服虔字子慎後漢何休字邵公後漢為諫議大

書論語王肅字子雍三國時為魏太王弼字輔嗣三國

等書郎注杜預字元凱晉惠帝時為鎮南大范甯西晉時

易太守注春秋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

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

堂父音甫魯哀公其尊儒重道如此

誅孔子之稱

唐氏仲友曰。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為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名儒之子孫。雖其經術學行未探聖賢之間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注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當此秩祀。遂為不刊之典。太宗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恩沾於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去聲。學識為

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

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子。

名據。武帝太子。衛皇后所生。聚觀者數萬人。眾皆致惑。雋不疑雋音

叱。姓也。不疑其名。字曼倩。渤海人。時為京兆尹。斷以蒯瞶之事。蒯古買切。蒯瞶春秋時衛

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蒯瞶于戚。父子爭國。後十五年蒯瞶入。是為莊公。輒

乃出奔。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昭帝始元

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尉驗

治。竟得姦詐。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士。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也。而明效大驗如此。況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人須用德。行學識為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

書侍郎顏師古

名籀。其先琅瑯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

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一出其手。貞觀中。於釐正五經。拜秘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為子。

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

集諸儒。重加詳議。

重平聲。

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

皆共非之。異端蠡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

方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

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晉以

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

焉。令。平聲。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

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

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另為一章。今合為一章。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玉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有家。為之盡廢。然為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儒。為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

其教而已。

道未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折。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愚按。自經籍僅遺於秦火之餘。漢儒修補掇拾。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轆轤。學者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盡廢。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王弼為正。而秦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為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爻彖。自唐之疏義既出。而經傳穀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

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扶。音必。

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音蜃。

腎。大蛤也。海上月明。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燧。取。

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人性舍

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漆。蘇秦。字季子。雒陽人。師鬼谷。

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

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為博士。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或莫

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三篇。擢為江都王相。不勤

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音扶。人性相近。情則遷

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

禮學記之辭

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水者。蜃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曰。陛下既知性善之具於己。則性無內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于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歎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

比音鼻

前後